



## 心安处

■ 唐作禹 (湖南)

老友巴巴地打来电话,絮絮地说着老年大学声乐班的热闹,帅哥美女如何养眼,雅韵天笙如何悦耳,力劝我去“深造”。他的好意,我自是心领。说起唱歌,我确也能哼几句,尤其那些铿锵的军歌。记得有一回,不知在什么场合,我唱了一曲《小白杨》,掌声是颇热烈的,还夹着些叫好。但那时节,我心里便有些讪讪的;那热闹是他们的,我仿佛只是个声音的傀儡,被掌声推着,浑身不自在。故而后来朋友聚会,逢着K歌,我总是胡乱唱完,便悄悄溜走了。那一种喧嚣,于我,终究是隔着些距离的。

我如今的日子,是另一番光景了。退休下来,像一艘卸了货的旧船,安安稳稳地泊在静静的港湾里,再无远航的雄心。每日里,不过是泡一壶清茶,看嫩绿的叶子在沸水里舒卷、沉浮,升起一缕若有若无的烟。有时也品一点酒,不图醉,只贪恋那微醺时,看花更柔,看天更远的趣味。散步是必修的功课,沿着河岸,一步一步,踩着自己的影子。乒乓球的台子边,白色的小球来来去去,划着短促而轻快的弧线,那清脆的“乒乓”声,听着便叫人心里爽利。

兴致来时,也胡乱舞弄几下毛笔。墨是好的,在砚台里慢慢地磨,磨出满室的清香。字是写不好的,东倒西歪,像学步的孩儿,但那一笔一划间,心神却是凝注的,仿佛所有的纷扰都沉淀到那乌黑的墨汁里去了。近来又学着堆砌些文字,不成章法,只是将零星的思绪,像捡石子似的,一颗一颗拾掇起来,自己看着玩。更多的时候,我愿背起行囊,做一个独行的旅人,与那无言的山、默默的河、浩渺的湖、辽阔的海相对。它们不说话,却告诉了我许多。

老年大学自然是好的,但我想,有人的地方,便免不了是个小小的江湖。那里有风流,有雅趣,大约也少不了人际的周旋与无形的较量。我既已从那纷纷扰扰的江湖里退身,像一只蝉蜕下了旧壳,又何必回过头去,再沾染那一身的是非与热闹呢?

现在这般,便很好。茶是淡的,酒是温的,步子是从容的,字是端正的,山河是静默的。这日子,像一本翻旧了的、纸张发黄的书,不必再急着往下读,只消时时摩挲着,品味着,便觉出那一种厚实的、妥帖的滋味来。

这,大抵便是我的心安处了。

责任编辑: 冯开俊  
编 辑: 王晓军 胡全旺  
叶桂秀 金 松

母亲突然想起非要到北京看看,这让我们姊妹们顿感惊讶!

平时,母亲总被裹挟着周遭在家里家外的世界中,洒尽爱的暖光。

平日里,兄弟姐妹们各自忙于工作,无暇顾及母亲的心思,她也很少外出。近年来,70多岁的母亲,身体发福的很。又常年腿疼,走路也越来越少了。我们常想着带她出去走走,可她怕连累儿女们,屡次拒绝。

人生一世,短瞬即逝。儿女们商量着,无论如何也要让母亲再看看外面的世界,兴许她会更高兴。

在我们轮番劝说下,她勉强同意了。

母亲松了口,儿女们自然高兴。于是开始策划出行方案及旅游目的地。二哥说,让母亲坐飞机去海南住一阵吧,那可是人们翘首以盼的天涯海角呀!风景优美,蔚蓝的大海,波澜壮阔,挺能陶冶人的情操,就让母亲去那儿开阔下视野,挺好的!我说不如让母亲到云南待上一段日子。云南也是无数人向往的旅游圣地,大山的巍峨,气势雄浑,天然的氧吧让人心旷神怡,爽心悦目。当我们把旅游规划告诉母亲时,她平静地说了句出人意料的话,“我想去北京!”这让我们大眼瞪小眼,哑口无言。我们心里都明白,母亲已经去过一次

北京了——长城、八达岭、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……那时的母亲跟孩童一样,眼里尽是新鲜的世界。当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后,她不无感慨地说道,“要是他真能活一万年该多好!”

而如今,大海和高山对母亲都没有吸引力,偏偏对北京情有独钟。既然如此,那就随母心愿,愿其所乐吧!我们便忙着各自给单位请假,计划开启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几天后,我和二哥还有两个孩子,跟母亲一块踏进北上的列车。

二哥想得比我周到,为母亲借了一个可折叠式轮椅,可减少旅途劳累。母亲第一次坐地铁去高铁站,也是第一次坐高铁,看得出她心情不错,只是上下楼梯奔走辛苦,出了一头汗。我们特意将母亲的座位安排在窗边,母亲已多年没出过远门,她对北京的热爱贯穿了整个生命,外面的世界对她而言,充满着新奇的诱惑。三个多小时的光阴,微笑时时陪伴着她一路揽阅风景,那种到北京的喜悦都藏在她额头深深的皱纹中。

五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里,我们用轮椅推着母亲游览了许多地方。单凭靠她碎步行走,按平日的步速,恐怕一个景点也走不到。

我们按照规划线路——天安门广场、毛主席纪念堂、鸟巢水

## 母亲的心愿

■ 王新新 (河南)

立方、颐和园、故宫博物院、北海公园、恭王府、香山公园、长城等等依次进行。每到一处,母亲就开心一时,嘴里却又责怪花了很多钱。其实,我们一进京就下载了北京市的APP“亿通行”。有了它,坐地铁乘公交都特便宜,扫一扫都是1元或2元的费用。我风趣地回她,“恁女儿挣钱了,让您享受一下生活,累了一辈子,也该有个回报。”

我从余光中发现母亲的泪在眼眶里打着转,硬是没跳出来,“能再来北京真好!街道干净的跟我擦过咱家的地板一样,厕所比咱家的厨房还清洁,老俩口住厕所旁的管理室比家还舒适,他们还喷洒了清香剂。”这是母亲进京的最大发现。

进京前,我给母亲买了新鞋和新衣服。

我们沾母亲的光享受了北京最好的通行待遇——车站有工作人员陪我们走专用通道,地铁有无障碍电梯,在景区不用排队可先行进入,随时随地都有热心人帮我们推轮椅、抬轮椅。二哥在这次北京之行中,尽显孝心。每天大部分时间,他都埋头推车,我和孩子们小步紧随,都不一定跟得上。若没有他,这次北京之行简直难以想象。上公交、地铁时,他举着轮椅;上台阶时,他是主力,全天的重活累活都是他在干。孩子们在家时,我们视若

珍宝,生怕他们吃一点苦、受一点累。出发前,我告诫儿子和小侄儿,这次主要是陪好外婆,她年纪大了,以后出门机会越来越少,我们几人要全力以赴让外婆高兴。他们不仅要照顾好自己,还要帮着照顾外婆。夏日的天气比较燥热,出门有诸多的不便——在家千般好,出门万事难,小孩子要学会克服困难,不准发脾气等。提前打了“预防针”的孩子们表现得不错。下雨时,儿子知道跑去给外婆买雨衣,小侄儿会替爸爸推会儿轮椅,上下车时,两个孩子主动帮忙抬轮椅或照看随身物品,喝水时,也知道照顾长辈。我笑着问小侄儿,“你爸爸现在孝顺他妈妈,等你爸妈老了,你怎么办?”孩子不假思索地说,“我两个都推着。”

推母亲逛在北京,收获颇丰,感触也很深。在母亲心中,北京是个圣洁的地方,如同心脏,在没有任何异物搅扰下有节律地跳动,牵扯着无数个“小家庭”健康地成长。

我和二哥能在母亲有生之年,陪她尽孝,让她快乐,人生少些遗憾,心里很知足。对孩子们来说,来北京长长见识,还能学会放下自我、照顾他人,无论如何,都是一次人生的历练。

北京之行后,我打印出照片给母亲,她常拿出来给人看,讲北京有多好,自己又去了哪些地方,满脸的幸福。不惑之年的我们,除了报答母亲,还能为她做什么呢?中国人常把对亲人的爱过多给了下一代,其实对上辈的回报,同样不容忽视,不然,在父母离开时,一定会留下深深的遗憾。

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对我和哥哥而言,母亲就是我们的天,母亲也是家中的“宝”。

她给王二毛做了衣冠冢,用红布剪了面旗子。杏花开了又谢,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。先琼从十七岁等到九十多岁,每天仍坐在槐树下搓麻线。直到那个叫耿向阳的年轻人出现。

“奶奶,我找人的信。”他掏出一个布包,“信上没字。”先琼摇头:“我认得的字,只有两个。”“哪两个字?”“我的名字。”耿向阳心跳得快蹦出来:“您叫……”“先琼。”年轻人扑通跪下。

先琼却让他去端盆水来。信纸入水,渐渐显出两个字:木根。“他怎么走的?”先琼问。“为了掩护战友。”耿向阳声音哽咽,“他是英雄。”先琼望着水盆,浑浊的眼里泛起光亮“我猜到了。”“这字……用什么写的?”“奶水。”先琼平静地说,“我的奶水。”水盆里,字迹渐渐化开,像八十年前那个清晨的雾,笼罩着杏花巷的青石板路。

先琼继续搓着麻线,麻线很长,长得足够系住一生。



桂林山水

## 杏花巷无字书

■ 方学坡 (重庆)

杏花巷在滨城,坡坎连着石阶。

巷子细长,老槐树的影子投在青石板上,像一幅水墨画。木根住在巷头,先琼一家在巷尾。天旱时井水见了底,男人们都去江边挑水。木根总会站在巷口喊:“老栓,走喽。”黄老栓便提着木桶出来。先琼扶着门框叮嘱:“当心脚下!”那时她刚怀上孩子。谁料不到半月,日本人的炸弹就落了下来。黄老栓和他爹再没回来。挑水的担子落在了十七岁

的先琼肩上。婆婆拄着拐杖说:“我去吧,你怀着黄家的根苗。”先琼看着婆婆的小脚,默默提起木桶。刚到江边,就遇见挑水上坡的木根。他二话没说,把两桶水倒进她家缸里。第二天,第三天,水缸总是满的。

第四天,先琼等在路口:“木根,别再送了。”“多大的事。”木根抹了把汗,“往后你家的事,我都包了。”“闲话多。”“我不怕闲话。”木根望着她,“我想搬来住。孩子生下来姓黄,你

婆婆就是我娘。”当晚,婆婆对先琼说:“木根这孩子实在。你应了吧。”先琼低头搓着麻线,线头在指尖缠绕。

木根来的第七天,开始往家里囤水。锅碗瓢盆都装满了,他还嫌不够。“要是能挑回一辈子的水就好了。”他摸着先琼的肚子,“儿子叫黄木,闺女叫木花。”

五月的一个深夜,狗叫得厉害。先琼从门缝看见王二毛的身影在月光下晃动。“我得出趟远门。”木根

终于开口。先琼的眼泪砸在鞋面上。她递过一双新布鞋:“不管多久,我等你。残了瘸了,爬也要爬回来。”木根跪在婆婆门前磕了三个头:“娘,忠孝难两全。”他走后,水缸从未空过。有时是邻居,有时是生面孔,默默把水倒满就走。生产那日,木根的信到了。信上说王二毛死了,手紧紧攥着旗杆,瓣都掰不开。

信尾写道:“若我回不来,莫等。先琼把奶水挤在黄纸上,烧给了黄老栓。满月那天,黄老栓